

冰凌推薦 叩問一座大山的非凡特質 (散文连载二)



作者：張林華

體味兩種全然不同建築文化的交融碰撞，無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也是我們瞭解、理解世界各國建築文化的一個極好的一個切入點與着重點。不過，在我看來，建築與人的關係，或者具體來說是從建築來探究它的主人的性情愛好，也許是一件相對較難，卻也更有意思、更值得做的事情。比如我曾在許多人的莫干山遊記與朋友的訪談中，提及位於山腰的547號別墅“杜月笙公館”，這更是勾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，讓我當年里心心念念：相比山上星羅棋佈的名人別墅，杜公館有什么獨特之處呢，何以讓多人有牽挂？我因此曾多次造訪，雖總有所得，卻感受不深。這次參加單位組織的療休養上莫干山，我們一行入住的賓館，恰緊挨着杜月笙的別墅，小住幾日間，遂有反復多次從容不迫踏勘品味的機會。

正是江南四月春風乍起，時晴時雨，初陽還寒，最難將息的時節，雲霧籠罩山體。雲霧不是一般的濃密，幾步之外，路旁的竹林與建築皆朦朧，若隱若現。沿着蜿蜒盤山公路側旁的一條窄窄石板路下行幾十步石階，再直轉拐一個彎，一幢主體青磚色石建築就聳立在眼前，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杜公館。略感意外的是，杜月笙的別墅建築風格頗為簡潔、樸實，毫不張揚，完全與臆想中霸道、奢華的模樣挨不上邊。整個杜公館連帶閣樓只是三層三間閣結構，整個建築以山石砌築外牆，人工開鑿的山石平整光潔，石牆轉角處選用大石塊縱橫咬合砌築，起到很好的拉結穩固作用。牆體由下而上，選用石材逐漸顯小、石縫變密，顏色漸深，產生明顯的色澤變化之退量效果，故顯得十分耐看。牆體石材多為絳紅色，柱子和陽臺欄杆則為白色，灰色屋頂與石階一樣，布滿青苔。總之是粗看之下沒有一點特別之處。杜公館左側是山體，右側是蔓延而下的林海。門前，一片平地面積不大，中央為圓型草坪，其間一棵玉蘭樹樹冠大張，鬱鬱蔥蔥，這棵樹栽于門前當庭中央位置，特別惹眼，不禁令人生疑，莫非有什么講究嗎？果然，2019年，89歲的杜月笙女兒杜美如上山探訪杜公館，才揭開這一謎底：“樹是我父親特地叫人種的，因為我母親名字叫玉蘭”。另兩棵紫薇樹栽在兩側，據說樹齡都在百年以上。紫薇樹在民間又被叫做“癢癢樹”，倘以手指輕輕摩挲樹皮，樹梢的葉子便會微微顫抖，頗為神奇。兩棵百年老樹，它們同樣見證了于1934年改姓杜的這幢別墅八十年的歷史滄桑。

此番細察的關鍵成果還有，在杜公館左側的山壁上，鑲嵌着如同滿月的一個圓形石壁，細察表面殘留的石壁塗色痕迹，尚可依稀辨識為金黃色，圓形石壁的四周還有一個陰陽八卦圖案的更大面積的石壁，被漆成青褐色，緊緊環繞着中間那個圓心。相信這應該不是一個隨意而為的設計，但是否大有深意尚未可知，遂急忙上網查考，固然找到了其與青幫的某種聯繫，原來當年上海青幫的幫會標識即為圓形帆船，青褐色亦為青幫幫會用具的基本用色。於是不免有些暗自慶幸，既為這一新的發現，亦為保持原始風貌的青幫石壁歷經歲月打磨未受根本破壞。如今，大概只有這個不再明顯的徽記，才能提醒踏訪到此的人們，眼前這一掩在山林里的靜逸別墅與當年那位青幫風雲人物的關聯。這個季節，爬山虎正綠，以黃色徽記為中心向四周蔓延，從山底一直爬至二三十米高的路旁。整個山壁全是水靈剔透的綠色。爬山虎、青苔、紫薇綠葉，烘托出杜公館一片靜謐與涼爽，更平添了杜公館某種肅殺與清冷、落寞的味道。

如果站在山路俯瞰，與公路另一側的“張公館”相比，杜公館一點兒不顯山不露水，低調沉穩，甚至有些冷僻肅殺之氣。比較杜月笙與張嘯林兩幢別墅的選址和建築風格，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。一條山道，令杜公館和張公館分居上下，而杜公館，則無不透出其低調內斂而不事張揚的

良苦用心。中國傳統文化向有“文如其人”之說，如果把建築也看作是人創作的一種有形文章的話，則是否可稱道“屋如其人”呢？

迷人獨特的莫干山，自然會吸引文人墨客來此吟詩作畫，更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從民國到現代，郭沫若等詩人遊歷莫干山，無不吟誦唱和，禮贊莫干山。這其中，數將軍詩人陳毅的一首《莫干山記游詞》流傳最廣。1952年7月，陳毅元帥入莫干山探視病友，留住十日，也激賞莫干山的風物之美，遂賦詩《莫干山記游詞》，以七個“莫干好”起句，多角度多层次贊譽莫干山。江山如此多嬌，詩人的贊嘆是由衷的，不過令作者感慨萬千的恐怕更在于“換了人間”，曾經喪權辱國，“江山信美非吾土”（元代虞集詩句）的歷史一頁早已翻過去了，“林泉從此屬人民，清風明月不用買”，怎不令戎馬一生的將軍心中充滿豪情？

一員馳騁沙場的武將，竟將莫干山的景觀描述得如此細膩真切，飽含深情，令人稱道不已。我只能相信，是莫干山的清麗文氣，讓這位硬漢也化作了“繞指柔”。

一、莫干好，遍地是修篁。夾道萬竿成綠海，風來鳳尾羅拜忙。小窗排隊長。

二、莫干好，大霧常彌天。時晴時雨渾難定，迷失樓台咫尺間。夜來喜睡酣。

三、莫干好，夜景最深沉。憑欄默想透山海，靜寂時有蟲草鳴。心境平更平。

四、莫干好，雨後看堆雲。片片層層鋪白絮，有天無地剩空靈。數峰長短亭。

五、莫干好，最好遊人多。飛瀑劍池滌俗慮，塔山遠景足高歌。結伴舞婆娑。

六、莫干好，請君冒雨游。千級石蹬試腰腳，百尋澗底望高樓。天外雲自流。

七、莫干好，好在山河改。林泉從此屬人民，清風明月不用買。中國新文采。

好一個“夜景最深沉”！我曾經多次客宿莫干山武陵村飯店，對此頗有體會。入夜走出房間在山林間徘徊，隨意尋石凳靜坐。月色朦朧，夜風婉婉，像一條小溪，在松林間穿行（好奇怪，遍地修竹的莫干山，偏偏在此地栽種了幾棵松樹）。此時，心是安寧的，適合“憑欄默想透山海，靜寂時有蟲草鳴，心境平更平”，惟感覺，詩情文意正碎步向我走來，而且外化為一種聲音、一種力量，呼喚着我，激勵着我，似乎融入到我的身心里，我在這一刻彷彿得到某種心理暗示。我想所謂的“朝聖”大抵不過就是這樣的情狀、這樣的效能吧！

央視主持人白岩松也對莫干山情有獨鍾。某一年我陪他在莫干山小住，當夜，借着清風明月和啤酒黃茶，和幾個新聞界文學界的朋友一起，海闊天空地閑聊了半夜，興致頗高。其間，當然不可避免地扯到了莫干山的歷史與未來，雖無宏大紀事卻不無趣聞軼事，我在其間提到了動亂結束後，文學泰斗巴金老人曾經在山上療養的事，白岩松若有所思，並未接口。沒想到他早已注意到這段歷史，第二天臨別，他竟掏出一冊《上海文學》送我保存，向我推薦其中作家李輝的一篇紀念文章，詳盡記敘文學泰斗巴金在莫干山休養的這段歷史，強調“莫干山真是文化寶藏，太值得多多挖掘了。”我大致瞭解當年發生於莫干山的這段文壇掌故，所以是由衷認同他的話的。

1981年夏，劫後重生的巴老即來到莫干山武陵村飯店，一邊療休養，一邊醞釀讓他那部偉大的反思文革的《隨想錄》。酷暑時節，竹海清風帶來涼爽，僻靜舒適的“夷白樓”讓他為之心安，可以此靜靜思索。與此同時，巴老痛感文革誤人，時刻不忘同時抓緊提攜文學晚輩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莫干山是《隨想錄》的襁褓，是出生地，或者從另一個維度來說，巴金關於民族痛史的深刻反思，是在莫干山重點進行的。

重要的是，這一年，巴金的《隨想錄》寫作漸入佳境，他所提倡的講真話、歷史反思與自我懺悔，越來越引起文化界，乃至全社會的廣泛關注。可以說，走上莫干山的巴金，其精神狀態與寫作

狀態，在動亂結束後，正處在一個反彈期與高峰期，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他把對社會、對人生的審視，用他那如椽之筆記錄下來，才成為可能。住在莫干山期間，1981年8月10日這一天，巴金為自己的專輯《序跋集》寫完一篇跋。《序跋集》彙集巴金從事寫作以來的幾十篇序跋，不妨視為一個作家思想與寫作的全景式呈現。巴金為此書寫跋，其實是在審視自己的一生，他沒有迴避自己“文革”被批判時的惶恐不安，沒有隱諱自己面對“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”的猶豫。所有這些都照實記錄存世。巴金的偉大，恰在於此，在於他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，願意把心交給讀者。

他曾經這樣寫道：

但是我終於把它們閱讀完畢了。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。我興奮，我思索，我回憶，我痛苦。我彷彿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臺上接受批鬥，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。《序跋集》是我的真實歷史。它又是我心裏的話。不隱瞞，不掩飾，不化妝，不賴賬，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。不怕幼稚，不怕矛盾，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。事實不斷改變，思想也跟着變化。當時怎麼想怎麼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。替自己解釋、辯護，已經成為多餘。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巴金寫《隨想錄》系列文章，通常只在文後注明寫作時間，唯有這一次，他卻例外地在跋後寫上注明“八月十日在莫干山”。足見在他心中，莫干山有一種特別的意味。

還有一件值得一說的事是，一大批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也實屬有幸，借莫干山的風水寶地，得到文學前輩的悉心關懷。風華正茂的張張青灑面孔，讓這位劫後餘生、年近八旬的文壇老人，彷彿找回了自己的青春歲月，在銳氣十足的年輕作家們身上，他看到動亂結束短短三年之間形成的新時期文學，雖經歷風雲變幻，仍然生機勃勃。

確實，“這三年，既是寫作《隨想錄》的三年，也是巴金身為《收穫》主編，參與新時期文學編輯、不斷鼎力推出新人的三年。”（李輝《風雲莫干山》見《上海文學》2013年9期）

李輝的回憶文章內容，我很快就在當事青年作家之一的汪浙成先生的一篇紀念文章里，得到了印證。而今也已步入老人的汪先生曾經詳盡回憶道：“在3號別墅（即‘夷白樓’），經常傳來大聲談笑。年屆七十七歲的（巴金）老人，除了創作、散步，大多時間都跟年輕人在一起。他總是面帶微笑，仔細地聆聽而絕少插話。不過，句句擲地有聲。在莫干山上的這幢小樓，老人曾經語重心長地對年輕人說

過：不管寫詩還是寫小說、散文，都要抒發真情實感。我寫作，是在傾訴我的感情，講我的心里話。在筆會的十多天中，常能看到作者和編者圍在巴老身邊閒聊，大家都願意把自己的心里話講給巴老聽。大家在食堂的同一桌上吃飯，有說有笑，儼如一家。《收穫》的老編輯孔柔待人隨和，平時愛喝點酒，所以，大家也愛與他開個玩笑。進餐時，常有人敲他‘竹杠’，要他請客啤酒，巴老聽後，總樂呵呵地附和着大家的話說：‘孔柔買酒，我來加菜。’經巴老這麼一說，飯桌上的氣氛就更熱烈了。我曾看到一張在莫干山拍攝的照片，巴老身穿圓領汗衫，很隨意地坐在藤椅上，身旁圍着一群中青年作家，有站有蹲，個個臉上都綻露着發自內心的歡笑，真像是一個和睦大家庭的合影，而巴老便是這個大家庭的慈祥的長輩。”（汪浙成《永遠是春天的文學大樹》）

2021年底，因為疫情，所有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的浙江代表均困守在北京湖南大廈，我因此起意叩訪“忘年交”朋友汪浙成先生房間，並有充裕時間閑聊。寒暄不久，話題即不由自主地扯到了莫干山，年已85歲的汪老馬上聯想到了巴金先生，隨即深情地向我傾訴了當年在莫干山接受巴老親切教誨的情景，滿臉滿目深情無比。老實說，那一刻作為晚輩，我是既感動又感喟，一方而為兩代作家之間的情誼深深地感動感喟，另一方

方面也由衷地為這樣純粹的由文學結緣的故事羨慕讚美。

我如此關注這段往事，事實上于我而言，也因有一種特別的情愫，也可以說是我一種永遠的遺憾。1981年夏，我剛大學畢業，回到家鄉一所高級中學任教。周末來到莫干山，有山上工作的同學悄悄告我，巴金老人恰在莫干山，而且還告知了具體地點：武陵村“夷白樓”。作為文學愛好者的我當然很激動，幾乎沒有半點猶豫與畏懼，便貿然前去叩訪。不料未及進門，即為一工作人員以“巴老正午休，待傍晚再看情況安排時間”為由擋駕。其時我因為還在夜校兼課的任務，不得久候才悻悻然下山，從此成為永久的遺憾。若干年後讀到李輝的《風雲莫干山》文始知，1981年，正是“巴老創作《隨想錄》的第三年，他所提倡的講真話、歷史反思與自我懺悔，越來越引起文化界與全社會的廣泛關注。”而且，當年還默默無聞，今日已鼎鼎大名的謀容、張辛欣、水運憲、汪浙成等青年作家都應《收穫》之邀，都在山上參加“筆會”。讀到這段文字，我的遺憾變得更甚了。我相信，巴老一定會同樣的熱情，接待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，同樣會給予我文學教誨，進而成爲我終身得益的精神財富，儘管我當年拜會巴老的動機很單純，除了出于崇拜而希望獲得一個簽名外，就是還想請教關於閱讀小說《家》的某個問題，也不可能知道“收穫”辦筆會這些內情。當年的錯失，一成遺憾，就永難彌補了。

聽聞今天的莫干山麓，在幾家別有風味的高端民宿中，創建了“莫干山作家村”，接納來自上海、杭州等地的作家採風走訪、體驗生活，以及休養創作，我對此舉雙手叫好，因為這是賡續莫干山文脈的紮實舉措之一。相信莫干山的秀氣、文氣，定能激發創作者的無窮靈感，假以時日，將有衆優秀的小說、散文等文學作品，將帶有獨樹一幟的莫干山鮮明特質。

據此我要說，莫干山的文氣，不是賣弄學問式的掉書袋，不是一知半解式的功利實用，而是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凸顯。它既形象直觀，又生動含蓄，既飽含學問，彰顯傳統文化的精髓，又撫慰人心，充滿溫暖的力量。

三、莫干山的貴氣

——貴氣，是莫干山歷經百年風雲激蕩而難能可貴的歷史積澱

有別于莫干山的秀氣，是先天就有的自然賦予，莫干山的貴氣，則並非是原生性的，而基本形成於後天孕積的一種氣質，尤其是它總免不了與貴人的各種關聯。這其中，偉人毛澤東尤其為人矚目。

前文已提及，毛澤東的莫干山之行，就發生於1954年在杭州主持《憲法》修訂這個特殊時期，具體時間大約為1954年3月中旬，毛澤東在汪東興等人的陪同下，興致勃勃地坐一輛七座蘇式嘎斯轎車（“七人房”）來到莫干山，下榻在126號“皇后飯店”。毛澤東的短暫光臨，使得這座舊別墅名聲大震，其後慕名來訪這里的不絕於途，甚至可以不夸張地說，皇后飯店成了來莫干山遊覽的必經之地。

皇后飯店原由浙江興業銀行金融家蔣抑卮先生所建，已有50多年歷史。這幢別墅雖然體量不算宏大，但牆體簡潔、突出直線條，顯得特別挺拔，蔚為壯觀。尤其門內側旋轉樓梯和寬敞的內陽臺更具特色，為不少前來考察的建築學家所稱道。我感覺最為別致的是窗戶的設計，整體造型頗似延安“靠山窯”窑洞的形狀。窗框上部設計為拱圓形狀，呈放射狀的木窗格，使得窗框整體造型猶如太陽放光芒一般，如果貼上鵲登梅枝的窗花，幾乎讓人疑惑，恍惚間似乎來到了黃土陝北？如此造型的建築在山上絕無僅有，偏偏由它來承接了接待領袖的重任，不知道這是不是有關方面的刻意安排，還是無心插柳？無從考證當年毛澤東有無注意到這個細節，但相信這應該是一種能夠令毛澤東特別中意的安排。歷史總會在某個不經意之間，發生着一個個機緣巧合。

毛澤東僅于1954年3月的某個中午來此小憩，回到杭州不久，憶及短暫的莫干山之游，不禁詩興大發，提筆寫下莫干山記游詩一首：

翻身復入七人房，
回首峰巒入莽蒼。
四十八盤才走過，
風馳又已到錢塘。

這是《七絕－莫干山》，是詩人毛澤東在幾十年革命生涯里，揮毫寫就的無數詩歌之一。這首詩，出乎意料地並沒有直接從山中美景落筆，而是跳出大山在看山，取曲折回首、留戀往返之勢，仍然是表現莫干山山色之美，卻未涉一處實景、一件掌故或一個小地名，而更含蓄，更有大意境。（未完接下期）

